

儿子上大学时,应聘学生会新闻干事,他特意在演说里加了一句:“我父亲是一位作家,受他影响,我从小就热爱写作。”这句话引起老师的注意。老师问,你父亲叫什么名字? 儿子犹豫了一下,说出我的名字。我猜,他犹豫并非怕触及长辈名讳,而是担心我不够著名。果然,老师没什么特别反应,又问,他出过什么书吗? 儿子就报了两个书名。老师只是嗯了一声。

那次应聘他成功了。但我知道,我不是加分项。儿子当时是否尴尬,并后悔画蛇添足了,不得而知。但我倒有一点触动——我没能给儿子脸上增光。虽然我也不是想要这点虚荣,却为自己的平庸感到惭愧。之所以这么想,是有参照的。

我有两位朋友,都是女作家。一位经常受邀去全国各大院校讲课,她的名气太大了,简直是大学生心目中的女神。没上过大学的她,却屡屡站上大学讲台,不但风光无限,也足够励志。另一位朋友,也经常去学校讲课,但她去的多是中小学,地点除了教室,还有操场,她的课也实用,给孩子们讲如何

少女一走一蹦,左瞧瞧右看看,看得出,她的心情像今天的天气一样,阳光明媚。突然,少女停住了脚步,弯腰捡起一片金黄的树叶。她仔细端详半天,然后抬眼寻去,在不远处的草坪中央,有棵百年银杏树。正值深秋,天空湛蓝,草坪上散落着一大片金黄的银杏树叶,像一幅水彩画。

少女飞奔过去,右脚正要迈进绿油油的草坪,却又缩了回来。她看着壮美的银

写作文。彼时,我常拿她俩对比,并对后者略有嘲讽。儿子应聘这事发生后,我为自己感到脸红——分明是五十步笑百步。

世人都爱拿自己的孩子与优秀的孩子比,于是就有了“别人的孩子”一说。是否,儿子也反过来对比过我,觉得我不如“别人的父母”? 于是,我就莫名觉得欠了他什么似的。儿子看出我的心思,鼓励我说,爸

嗯了一声。

爸,你赶紧努力吧,争取在我毕业前出名。他的意思是,在这四年内,我还有机会站到大学讲台上,让他为我骄傲一回。他越天真,我越自卑焦虑——毕竟几十年默默无闻,岂能在三四年间破茧成蝶? 再说,写作只是我的业余爱好,我还有繁重的工作要做。

这事也就放下了。十几年后,我有了孙儿,一对可爱的龙凤宝宝。隔代人的爱更热烈,我情愿把所

有爱无私地给予他们,同时也将“望子成龙”接续为“望孙成龙”,自然就包括他们能考上比儿子更好的大学。

提到大学,我心里便一紧,那个在儿子身上未能兑现的愿望,是否能在孙儿身上得到落实呢? 这还真不是玩笑,等他们上大学,还有十八年时间,十八年,还不足以让我破茧成蝶吗? 我想起当年儿子鼓励我的话:“一切皆有可能。”

为孙成龙

我真是幸运,终究还有一次机会,补上那个曾引为遗憾的画面——站在大学讲台上,妙趣横生地给学生们讲文学,台下坐着我的孙儿们,除了和别的同学共有的仰慕之外,他们心里还多了一份自豪。“他是我爷爷”,他们肯定会低声对旁边的同学说。那是多么惬意的画面! 当然,也不仅是他们感到自豪,对我自身而言,这难道不也是我人生的精彩篇章吗? 总想着“望孙成龙”,自

己又为什么不能“为孙成龙”呢? 让我们共同努力!

冷静下来,又有点泄气,按我现在的年龄,届时我已年近古稀,会有大学请我吗? 十八年也太久,若仍只是头脑一热,很可能又是一场空想。还有,我的身体健康状况,能支撑到那时吗? 沮丧之际,忽又想起那位常去中小学讲课的朋友,对呀,即便上不了大学课堂,还有中学、小学课堂呢。可以先从近期的目标做起,那样的话时间就紧迫些,先完成这个小目标,届时我还不算很老。

或许,这目标有可能成为海市蜃楼,但即便不为这个目标,难道我就甘心做一个平庸的中老年人吗? 现在,我已从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,为什么不好好去写作呢? 这时代,为了孩子每个人都够拼了,拼什么的都有,而我的拼搏,却是一举两得。就这么定了,我握紧拳头,对自己说。

如今,孙儿两岁了。也就是说,我已经拼了两年。可以说,这两年的写作,比过去二十年的成就还要大。我在悄然发生着质变。为孙成龙的信念,足够励志!

都在呼吸呢。”小男孩看着爸爸,说:“我要银杏树叶做标本。”爸爸看了看少女,踌躇几秒,低头对小男孩说:“我们不进去了,就在这里捡两片吧!”小男孩嘟着小嘴,一副极不情愿的样子,跟着爸爸离去。

“既不是环卫工,也不是园区管理者,难道她真的是多管闲事吗?”我看着少女喃喃自语。



一直抬腿就是大步流星,像一阵风。从小,我就是风一样的小孩,走路时都能听到树叶被我刮得哗哗作响。少年乃至青年,行如风愈演愈烈,加固在了性情上:极为果断,雷厉风行,说一不二,干什么都速战速决。

直到55岁的此刻。我竟撵不上前面那个姑娘,我明明以最快的速度在追赶了,咋还不能快速超越? 甚至都看不到距离的缩短。如风的我哪里去了? 我的脚底也拖起了泥,带起了水? 一时间很是沮丧。

“张姐,张姐——等一下! 撵了你半天了,撵得我都跑起来了。”回头,是小杨老师,比我小10多岁的小杨老师。

突然释怀了:我只是不同于壮年的自己,我只是忘了自己的年龄,我只是选错了参照的对象,并不是活成拖泥带水样。

人生啊,每个阶段最重要的是说服自己,做那个阶段里最好的自己。

大地回暖,不索取。正因如此,农人们对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,并遵循着春耕、夏种、秋收、冬藏的自然规律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,一旦春耕延误,影响的可能是一整季乃至一年的收成。深知这一点的农人们,在春耕时节不敢有丝毫懈怠,他们正铆足劲儿在希望的田野上耕耘奋进。

●网络新词语

××不语,只是一味××
王锦辉

“××不语,只是一味××”是近期网络上流行的一种趣味表达的基础框架。它常被用于幽默调侃某人或某物专注做某事的状态,形式简单却极具感染力。比如“网友不语,只是一味转发”,形象展现网

物时,这一部分最为强大。

大猩猩是所有动物中跟人最接近的——大猩猩虽然群居,但是它永远只为自己。到今天为止,动物学家没有拍摄到一个大猩猩之间互助的镜头。永远是两只大猩猩抢,而且一定是雄性大猩猩中力量最大的先吃,然后再往下分配给雌性,如果破坏这个规矩会被暴力殴打。每个猩猩群体大概有二三十只大猩猩,它们之间会不断争夺,所以猩猩的战争行为特别频繁,打得特别残酷。猩猩在争斗中死亡的数量远远超过自然死亡的数量。

这个例子说明动物的争夺性特别强,而人类的大脑里也有为自己争夺的基因。如果人类发展到这个阶段就结束了,那跟大猩猩是一个级别的。

第三阶段,新皮质(新皮层),也就是大脑皮质(大脑皮层)或新哺乳动物脑

我们都知道,人类的大脑皮层是最丰富的,与情感、协调相关,比如语

说服自己

静水

春耕

尚九华

别生气啦

罗大伦 主编

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
言、情感,以及对冲动的抑制等。这就是大脑皮层,它负责沟通协调,会产生好多道德要素,比如,公平、忠诚、关爱等。

一边是欲望,一边是情感意志,大脑时常“天人交战”。

我们生来就具有动物性,会有冲动。所谓的圣人,就是在遇到事情时,能够及时抑制冲动,找出最合理的选择。可是边缘系统很强大,总会支配我们,让我们总想冲动做些什么,这就是大部分痛苦的来源。

连载

何处不归鸿

苏轼传

三、眉山出神童(3)
取名苏轼

古人对于给儿子取名是非常重视的,因为此事关系到儿子的一生,不能马虎从事。加上当时虽有户籍制度,却不像现今这样,上户口便得报名字,因此往往是先有小名,然后才正式命名。

鉴于长子夭亡,苏洵给这个新生儿取了个吉祥而随意的小名,叫“和仲”。古人以伯、仲、叔、季为序,仲为二,即老二。和者即和顺、和谐,《周易》有“保合大和”之说,《礼记》更是说:“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。”苏洵给儿子取的这个小名,就看重这个“和”字。

随着和仲的长大,以及第三个儿子的出生,苏洵对这两位爱子的脾性逐渐有了认识,于是正式命名,一名轼,一名辙。为此,他还专门写了一篇短文:车轮、车辐、车盖、车辵,对于一辆车来说,各有用途,缺一不可。车轼则似乎是有可有无,作用不大。但一辆车如果缺了轼,即车前那根作为扶手的横木,也就不成其为完车了。但这根横木又确实有些过于张扬显露,因此,“吾惧汝之不外饰也”。

给儿子取这个名,倒是表现了苏洵的矛盾心理:既希望儿子的个性得到充分发挥,登高眺远,积极进取;又担心儿子不事检点,遭人嫉妒。于是,命名之后又取了一个字:子瞻。这是对“轼”的补充,强调登高眺远,淡化张扬显露。

至于另一个儿子,苏洵却很放心,取名“辙”字“子由”:“天下之车,莫不由辙。而言车之功,辙不与焉。虽然,车仆马毙,而患不及辙。是辙者,祸福之间。辙乎,吾知免矣。”辙虽然不能像轼那样光彩照人,却也不会像轼

那样遭人嫉妒,福虽不盛,祸也不烈。

仅仅从替儿子取名,就足以显示这位父亲的远见卓识。

一轼一辙两兄弟,一个豪放不羁、锋芒外露、光照千古,却屡招人忌,一生坎坷,而且差点身首异处;一个冲虚淡泊、随遇而安,但中有定见、沉稳执着,虽然不像其兄那样为天下所向往,却也不愧为鸟中凤、兽中麒、人中杰。

初闻新政

八岁那年,苏轼被送往乡塾读书。乡塾设在眉山县天庆观的北极院中,有一百多个学生。县学能有这样的规模,已经非常可观了。于此可见当时川中学风之盛。

进乡塾之前,苏轼已在父母的指导下读了不少书,人又绝顶聪明,虽然不能说是过目不忘,却也是一点就透,故而深得老师的宠爱。这老师便是天庆观的道士,名叫张易简,虽是出家,却并不“出世”,对古今成败、国家盛衰极为关注,又卓具学识。他的这些品质,给苏轼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方志远 著